



闲读偶记>>>

大师的幽默

□梁惠娣



大师的幽默中带着风趣和童心,给人无比的快乐。

读大师们的奇闻趣事,从中折射出大师独特的人格魅力,令人会心一笑的同时,更被他们的风趣所折服。

钱钟书的幽默是出了名的,无论是日常谈话还是写作,都充满了风趣。他的幽默里透着淡泊名利的气节。有一次,大陆18家省级电视台拟拍一部大型系列片《当代中华文化名人录》,钱钟书名列其中。可是任凭电视台工作人员磨破嘴皮子,他都婉言谢绝。有一次摄制组人员给钱夫人杨绛打电话:“录制节目的文化名人,可以得到一笔可观的报酬——钱。”钱钟书立即从旁插话:“我都姓了一辈子钱,难道还贪恋钱吗?”钱老的幽默中还透着天真的童趣。

季羡林的幽默是一个宽和的老者对人生的善意调侃,让你笑过之后得到人生的启迪。他曾戏称自己进医院为“进宫”。他“五进宫”时,住了很长时间,两三个月没有理发,他写道:“我想,‘够瞧的’了。我自己起了个别号,叫做‘白毛老妖’。”季老称人最终的归宿地为“那个长满了野百合花的地方”。

汪曾祺先生是中国文坛公认的写短文的高手,而他与人交往中的幽默机智,也让人忍俊不禁。作家林斤澜常常在家中接到找汪曾祺的电话,问对方号码从哪得来的,对方说是汪本人给的。事后林斤澜问汪曾祺,汪说:“我只记住这一个电话号码。”林又问:“那你自己家的不记得?”他幽默地答道:“我不给自己打电话!”

诗人余光中先生的锦心绣口是出了名的,他把诙谐作为社交场合一件漂亮的服饰。余光中和散文家思果谈及有一次登机前,他们的另一个朋友高克毅行西礼,与两位女士虚拥亲颊。思想较守旧的思果再三叹道:“怎么可以这样当众拥吻人家的太太!”余光中立即回答:“当众不得,难道要私下做吗?”一次,余光中与王蒙对话诗与散文,余光中比喻道:“诗是情人,专用来谈情说爱;散文是妻子,一会儿要进厨房,一会儿要管小孩子。”

大师的幽默中带着风趣和童心,给人无比的快乐。品味大师的幽默,令人赏心悦目的同时,更使人得到精神的洗礼。

夕花朝拾>>>

女村长

□贾海修

2008年年底的一天,一个女人走进我的办公室,喊我的名字。我知道她叫赵爱,新当选的偃师市山化乡牙庄村村委会主任。那一年,她45岁,村里人都习惯称她“女村长”。

我打量赵爱:体胖,可比女歌星韩红;嗓门大,可比小品女演员高秀敏;皮肤黑,可比另一位女歌星韦唯。她笑声朗朗,精神头十足,说话有穿透力和亲和力。我并不认识她,以前也没听说过她,听人介绍,赵爱是个女强人,卖过饲料,跑过运输,靠勤劳致富。她男人叫杨子重,是我初中的同桌,学习踏实,为人厚道。杨子重在义马矿上工作,与我有近30年没见过面了,比我大一点儿,我于是称赵爱为嫂子。

牙庄村有七个闾,22个村民组,3000多口人,分散在北沟、后沟、东窑、大南窑、小南窑、南沟、西路上。十几年前,村里从北到南修了一条水泥路,之后就没有再修路,连通村民组的水泥路也没有修,特别是后沟、北沟、西地等村民点还是土路,通行十分不便,村民修路的呼声很高。赵爱当上村委会主任,第一件事就是修路。前年初,她一边找偃师市的主管市长,甚至打电话给当时的刘市长,要他们来村里看看路该不该修,一边找工程队,招标、压价、垫资、修路,花了多少钱、怎么花的一律公示。路修好了,村民高兴了,纷纷念叨赵爱的好,说赵爱给老百姓办了件好事。

东窑与后沟连接处有个天井眼沟,直上直下,壁立千尺,几年前的一场暴雨使悬崖垮塌下去三四米宽、十几米长,路也断了,而且每逢下雨,垮塌面便继续后移,有几户人家的房子也垮塌了,不能住人。长此下去,垮塌面还会扩大,危险还会增加。去年年初,赵爱给我打电话,说:“天井眼沟得改造啊!村里没有钱,你得帮忙啊!”我对赵爱说:“你们拿个书面的东西,最好附几张照片。”没几日,书面报告及照片以乡政府的名义,发到了我的电子邮箱里。照片上的场景令人触目惊心。我打印了几份,送到市农工委、市交通局。两家公司派人偃师市交通局人员到塌方现场勘察,随后便给牙庄村安排了款项。

没多久,偃师市派去了工程队,在天井眼沟从上到下修了一条泄洪渠。去年7月,我回老家时专门拐到沟边看了看工程现场,沟底有台挖掘机,施工人员正从沟底往上在打实的陡坡上一块一块地铺水泥板。对面的坡顶站了几个人,在查看着指点着,其中一个就是赵爱。赵爱也看见了我,急忙开着她的面包车,绕过东沟、西沟、大南窑,一溜一拐地跑到我面前,当时我以为是因为她胖,后来方知她已是拖着病体在工作。

渠很快修成了,路虽然还没有恢复,却阻止了道路继续塌方,使更多的人家免受威胁。

去年,赵爱说:“我在任上还有一个心愿,就是给村里的主干道架上路灯,让村里人晚上走夜路不黑。”我也试着给村里在外当老板的村民打电话,请求他们捐个五万十万的,他们有此意向,答应出钱。这事还没说成,村委会换届选举,赵爱落选了。

落选对赵爱的打击很大,没多久,她的乳腺癌复发。乳腺癌是她当上村委会主任后发现的,动了手术后,她一直拖着病体在工作。乳腺癌复发后,医院成了赵爱常去的地方,在生命的最后45天她一直待在医院。我曾回家看她,她不在家,打电话时她在医院,声音仍很洪亮。我说要去医院看她,她坚决不让,说,好了你再看。

2012年7月23日8时33分,赵爱,这位牙庄村第一位女村委会主任、村民心中的女村长病逝,享年49岁。

7月25日上午9时,赵爱的追悼会在村里举行,很隆重。赵爱家大门口有一副挽联:“有胆有识有度量,爱国爱民爱家乡。”乡党委的悼词中说,赵爱在3年任期内,为牙庄村的各项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:争取资金70多万元,修复了村里的主要道路;争取资金90多万元,用于打井和农田管网改造;在高速公路扩建中耐心做群众思想工作,既保证了群众利益,又使重点工程顺利进行……

生活手记>>>

一片云与谁有关

□李娟



头上的云,与每个人相关。不管你是不是农民。

今年夏天,老天特别爱下雨。

某日,我给河北一个朋友打电话,问:在做啥?答曰:在床上听雨。随着她一串富有诗意的描述,千里之外的兴致和惬意随着一根电话线荡过来。朋友平时工作紧张,我能体会到她暑假里难得放松的愉悦。可是不知怎的,这次我没像从前那样,与她展开一场此呼彼应的风花雪月。我说:“看电视河北闹水灾,不知你那儿……”“我又不种地,超市里有东西可买,多大的雨关我什么事儿啊?”她打断了我的话,“我在城里,这边没事!”

没事就好。

我挂了电话,到农贸市场买菜。由于特殊原因,我有段日子没关心家里的粮食和蔬菜了,厨房的那些事儿都辛苦老妈了,今天走入凡间,有种久违的欣喜。

不料,刚进市场我就被“烫”着了。

问豆角,嗬,要3块钱一斤!令人咋舌。记得往年,这会正该豆角大量上市,一块钱可以买到两斤,有时菜农还会慷慨地送你一把呢。我以为摊主不地道,换了一家,一问:更厉害,3块5一斤!咋这么贵呢?我不满地嘟囔着。摊主是个黝黑清瘦的大爷,他说,菜地都被淹了,就这点儿豆角,还是费了好大劲儿保住的,不易啊。这时候,我才注意到,市场里的摊位果真比以前稀少许多,摊主面前也不再堆积如青翠的小山。毛豆棵子满是泥浆漫过的痕迹,南瓜长得细瘦且歪歪扭扭……放眼整个市场,地面泥水狼藉,雨披、雨伞、塑料布湿淋淋的随处摆放,不断听到有人叹息收成、埋怨菜价。

一个卖干货的老板皱着眉跟我说:“只怕菜价还要涨呢,我一亲戚,种一亩辣椒,淹死8成……再看夏季作物,水害加虫害,唉,再提了!没粮食喂猪,你瞧着明年的猪肉怎么吃吧。”

回来时,我的心与菜篮子一起沉重了。

记得多年以前,与一帮子脱离了土地的朋友高兴地咋呼:做了城里人就是好,管他乌云白云,不关你的事,你舒坦你的!哪像从前啊,地里有你的命根子庄稼,刮风下雨都得牵肠挂肚。

原来,这想法如此荒谬。

有个外国文学家说,每个人的生活,都是别人赐予的。是啊,看看屋子里,坐的沙发是木匠做的,穿的衣服是裁缝制的,吃的米面是农民地里收的,玩的电脑是多少双勤劳的手流水作业完成的……每天走的洁净的水泥路,是环卫工人一扫帚一扫帚扫出来的……

离开了别人,谁行?

同在地球上,人与人构成彼此息息相关的链条,哪个环节都重要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他人即是我,我即是他人。

有个富翁拒绝媒体表扬他的慈善行为,他解释道:我不是在帮助穷人,是在帮助自己,贫富悬殊太大会导致社会不安定,那样,我的日子也会受影响。

头上的云,与每个人相关。不管你是不是农民。